

曾经傲视东方，繁华冠绝天下，历时三百年的
大唐帝国，遭受着内忧外患的侵袭，危机四伏

唐末問迷的帝國

風雨飄搖

奎文閣 著

FENG YU PIAO YAO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ARCTIME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唐末問迷的帝國

風雨飄搖

奎文閣



FENG YU PIAO YAO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1, 风雨飘摇 / 奎文阁著.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212-06341-2

I. ①唐…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8299 号

唐宋间迷失的帝国 1: 风雨飘摇

作 者 | 奎文阁
出 版 人 | 胡正义
选题策划 | 胡俊生 梁明德
责任编辑 | 胡俊生 侯芙瑶
责任印制 | 刘 银
装帧设计 | 王 艳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3661

印 刷 |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00×960 1/16
印 张 | 14.5
字 数 | 195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212-06341-2
定 价 | 28.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在第一个公元千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曾经雄踞东方、傲视世界、领袖群伦的大唐帝国，历经几百年的繁华之后，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走到了王朝的终点。

东起渤海西至天山，北临兴安岭南达苍山洱海，幅员辽阔不知几万里的大唐帝国；物产丰饶，交通天下，百业兴茂的大唐帝国；三教九流，人文荟萃，种族融合的大唐帝国；通商通海于四邻远邦，使团往来于水陆旅途，文治武功矜伐于欧亚大陆的大唐帝国。这样一个大帝国崩塌了，难以想象其衰亡之路是何等的痛苦！更难以想象，失去中心与重心的土地上是一番何等的乱象！

其实从末唐时代，天下就进入了一个大变局。从历史料可知，这种大变局从来不会是一个以新汰旧的自然过程，而是充满暴力、血腥和动荡的残酷争霸战。

天下陷入了持续的动荡与混乱。

这种乱在格局上，是以中原地区的军阀争霸、边疆地区的部族整合、大系统的能量异化与分化为主要特征。

局面错综复杂。

这种乱在时空上，是以此起彼伏、更替变换、交错叠加为演变脉络。

动荡漫无边际。

乱了几十年后，大宋王朝的确立与崛起，才使华夏文明再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生机来之太不易。

唐宋之间历经五代十国，随机兴灭的区域政权不下百数。直接的后果

是上下失矩、四分五裂、乱象丛生、百业凋敝，帝国陷入了迷途。

五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国历程中的迷失期。

五代是帝国各种矛盾积累酝酿激化冲撞的混乱期。

五代是传承皇权核心道德文明史的断裂破碎层。

五代是弱肉强食、争权夺利、武力泛滥的角斗场。

五代是贵贱颠覆、社会洗牌、人欲横流的大赌局。

后世人们对五代诟病颇多，或许由于五代缺乏精神与理想，更多的是眼前利益的攫取与纠结。

诟病五代于事无补，探究五代社会运行的机理还是有些价值的。

社会运动的重新调整，是否需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五代乱之深、乱之久、乱之广，令人歎歎。

李唐藩镇割据的行政及武备配置，为五代时期军人大佬成灾种下了祸根。

有枪就当草头王的军阀意识，导致了五代时期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的战火与战乱。

缺乏公义旗帜的犯上作乱，从埋葬李唐那一刻就成了传染全社会的病毒之源。

因此，五代很乱，乱得很自私，乱得很无序，乱得很恐怖，乱得很无奈，乱得难以止息。

在那个遍地是机会、满眼是诱惑的世界里，手握军队的军头们释放了巨大的能量。乱世纷争，沧海横流，大道理的苍白、残破与更生，小人物的人性、操守与求生，交织在一起而异彩纷呈。许多影响和塑造历史进程的强人出现，许多道德变异、行为古怪的小人物登场。

解读历史，循着事件入手比较容易，也有血有肉有意思。探寻事件离不开人物命运，关注动机与结果会增强立体感。说起五代的故事，人物太多了，数不胜数。欲做“青帝”再造世界的黄巢，志大才疏的末日皇帝唐昭宗，狡诈胜过曹操的朱全忠，骄傲勇武的李克用，偏据一方远交近攻的钱鏐，野心勃勃窃取四川的王建，雄姿英发后继乏力的李存勖，统一契丹

八部的耶律阿保机，背了几千年割地卖国臭名的石敬瑭，历经数朝政治斗争而屹立不倒的冯道，傍依雄豪的落魄士族敬翔、盖寓、葛从周，英明神武却英年早逝的柴荣，宏阔豪迈定分止争的赵匡胤。这些“大人物”纷纷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将偌大帝国推向深渊，再掀向峰尖。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所谓“大人物”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做？过程怎样？后果如何？

历史是在大势中运行，但历史又是由一个个激荡激越的大事件与异彩纷呈的小细节和巧合所组成。潜行其里，穿越其中，细细品味，韵味无穷。

五代的大冲突点在哪里？我们试着——剖析。

两晋之后也是乱，且乱了很久，据说也是道德世风江河日下，可是那时候还有名士。五代几十年，为什么连个名士都没有，连篇像样的文章都没有？我们试着条理评说。

衰朽的大唐帝国覆灭，是打烂了一个旧世界，而五代的取而代之，则是陷入了一个更加罪恶的旧世界。五代有没有创造和建设？我们共同来探究。

五代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为春秋战国？因为藩镇不是分封的相对独立王国，没有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基础。军阀为什么不能一呼百应、席卷天下？因为军阀不是旗帜鲜明的新时代的创建者，对老百姓没有吸引力，对摇摇欲坠的老皇室犹抱琵琶半遮面，不具有革命的进步性。

五代打烂了一个腐朽没落的旧世界、旧帝国，但开启了一个更腐败、更血腥的新世界，一个个粉墨登场的领导者无法找到一个新体制代替已覆灭的大唐帝国。

五代之乱源自于大唐帝国太庞大、太系统、太发达，大唐帝国坍塌之后，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真空难以填补，难以迅速出现一支独大的力量来取而代之。如东汉之后、清之后莫不如此。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能把旧帝国的遗留能量消解，新生力量曲折孕育，才会再次走向整合。历经末唐五代，政府、军阀和农民起义越来越深地破坏了社会的人口、生

产、经济和文化，社会不堪重负，承载力和消化力越来越小，所以五代的动乱，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内涵，直到折腾不动了为止。

五代的变形与异化，是进步还是倒退？是不可或缺的过程，还是本应免却的噩梦？五代是封建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变异的一个阶段，其负面影响是将人性中个体对群体的破坏，个体对个体的破坏的阴暗劣性彻底释放，使进化的修正和回归变得异常困难。这也是宋代立国的背景，是摆在赵匡胤面前的大难题，以至于宋代过分地反思了唐代的多元与开放的弊端，从而是摒弃多元文化而追求思想统一的深层次的历史动因。

五代的话题太多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品味。

目 录

序.....	1
一、残唐末路.....	1
1. 山河破碎谁做主?	1
2. 劳模将军	11
3. 农民的力量	21
4. 满城尽带黄金甲	34
5. 我要投降	51
6. 李克用想为人所用	71
7. 战京师	87
8. 刺史约会	96
9. 朱全忠要为自己拼搏	117
10. 末路	130
二、天下烽烟.....	140
1. 要命的宴会	140
2. 瘦皇帝与肥太监	152
3. 此去故国已成空	160
4. 门前雪不得不扫	171
5. 吞并河阳	182
6. 闹市之中得子房	187
7. 门前雪不扫不宁	193
8. 决战秦宗权	205
9. 河阳的确好地方	213



一、残唐末路

1. 山河破碎谁做主？

末唐的颓废与残破令人产生无限的惆怅与伤感。颓废与残破的末唐引起此起彼伏的内忧与外患。曾经傲视天下、雄霸东方、隆盛之巅的大唐帝国威风扫地、风华不再。终结了一场流连回味的美梦，坠入了另一场望不到尽头的噩梦。帝国天下从此陷入了深深的祸乱漩涡不能自拔。到底谁才是拯救这场梦魇的主宰？

冬天。

每隔三百六十五天都会准时到的冬天。

这个冬天有什么特别吗？

有。

这个冬天更早更寒冷。

这个冬天似乎携裹来特别的寒意与特别的冰冷。

至少在一个人的心里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人正坐在一所大屋子里。

一所富丽堂皇暖融融的大屋子。

一所天下独一无二的大屋子。

一所既空荡荡又压抑的人透不过气的屋子。

一所台阶高耸、廊柱巍峨、雕梁画栋、门窗华丽的殿堂。

这所屋子是大唐王朝的皇宫议事大殿。

天下独一无二、威风八面的皇朝宫阙。

冬天的标志之一是风，强劲的北风。

北风打着呼哨，越过崇山峻岭，穿过草地大河，强劲地扑进了千年





古城长安，似乎要将整座城池连根儿拔起、吹走。长安城高大的城墙也没能阻挡住北风的冲力。城内偌大的楼宇建筑群鳞次栉比、连绵起伏，这是唐皇宫，甬道华丽，门匾庄重，庭院深邃，台基广阔，廊柱巍峨，重檐高耸，砖瓦精美，这所宫城尽显了大唐王朝的皇家气派与权势威严，也代表了曾经是当时世界上顶尖级的建筑工程水平，这是实力的象征。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是一百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偌大的唐宫城在寒冬里显得十分寂寥。皇宫大殿高高挑向天空的檐角只能将风头劈成丝丝缕缕，兽头瓦当下的铜铃在风中胡乱地摇摆，发出稀稀落落的声音，时高时低的透过薄薄的窗纱钻进殿内。

殿堂中央有一座高大的青铜暖炉。暖炉呈三层宝塔状，四壁镶金镂空，琉璃重檐覆顶。暖炉里木炭的火苗旺盛地燃烧着，炭块不时发出轻微的炸裂声。跳跃的火光映衬着大殿的四壁，影影重重，亦幻亦真。这座暖炉似乎就是这所大殿的心脏，在孤独地跳动。

殿堂内不止一个人，大约共有五六人。北面高高的龙椅上坐着一位十二三岁的少年，眉目清秀，身材有些单薄，勉强能够撑起躯体上的龙袍，龙椅因此而显得有些空旷。这位少年就是唐僖宗李俨，他刚刚继位不到一年，这一年是公元874年。过去的一年中，李俨的身份从一名普通的藩王瞬间变成了万人朝拜的皇帝，而且是大唐帝国的皇帝，是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的最高君主。末唐的太子制度基本荒废，在变幻频仍政局动荡的时局下，谁也不知道下一任皇帝可能是谁。老皇帝活着时不能掌控朝政，驾崩时也无法左右身后的局面。新皇帝大多是稀里糊涂地走上了新岗位，来不及熟悉情况，更没有时间进行预习和培训，只有靠干中学、学中干，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李俨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属于毫无思想准备的新皇帝。

皇帝与藩王的差距自然是巨大的，其工作量、工作内容、生活制度也是截然不同的。皇帝虽然地位高，可是藩王可以自由自在，吃喝玩乐不亦乐乎，没有那么大的责任压在头顶上，也没有这么多工作等待处理，更不必面对这么多烦人的事和烦心的人。尽管老皇帝懿宗临死前在遗诏中评价李俨“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



礼”，把他夸得跟朵花一样，这些不过是制造舆论的烟幕弹而已，李俨有几斤几两他自己心里清清楚楚。正在自由自在衣食无忧做藩王的李俨，突然接到诏命，让他做皇帝。李俨感到脑袋“嗡”的一下，半晌没有回过神来。他知道皇帝这个位子不好坐，因为他看到了他父亲懿宗的辛苦。所以李俨根本就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也毫无思想及技能准备。当了皇帝的李俨并没有欣喜兴奋，反倒觉得天天在这个椅子上坐着，疼得屁股疼，不如做藩王时自在好玩。在过去的七八个月里，每每坐上这把椅子后，李俨脑袋就走神儿，胡思乱想地琢磨些乱七八糟的事，借此打发难熬的时光。

可是今天小皇帝没走神儿，不仅没想乱七八糟的事，简直是脑袋空空，任何想法都没有。李俨不时地左手指头摆弄摆弄右手指头，或者右手指头摆弄摆弄左手指头，眼睛盯着铜炉里的火苗目不转睛。火苗映照李俨的眼睛，黑黑的眸子发亮又有些飘忽不定。皇帝对面隔着铜炉还坐着五个人，这五个人个个神情凝重，低头不语。时间一分一刻地流逝，漏壶的滴水声清晰可闻。过了很久，仍然没有人说话。不仅无人说话，反倒都把脖子往衣领里缩，还有人不住地打着寒噤，似乎厚厚的锦绣棉袍里揣着北极的冰块。

李俨看着眼前这些人，忽然想起了他父亲老皇帝懿宗在临终前的遗言：“做皇帝的日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想到此处，李俨愈发觉得今年冬天特别早特别寒冷。

天气的寒冷，侵袭人的肉体。内心的寒冷，却在掠夺人的灵魂。

寒冷的原因是缘自于几案上堆放的一堆奏折。

这些奏折每一份都是八百里加急。

这些奏折每一份都重有千钧。

这些奏折每一份都令人心惊肉跳。

第一份奏折是魏博藩镇节度副使韩简十天前写来的。内容是原魏博节度使韩允中病故，军中无主。韩简受魏博驻军拥戴，被推举出面负责料理魏博藩镇事务。韩简作为藩镇留后，正等待朝廷委派新的节度使到任。韩简奏折内的语气虽然不失礼数，但谁都能感受到奏折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迫人气息。魏博藩镇素来军兵强悍，父子兄弟世代为兵，姻亲关系复杂纠



结，如果处置失当将后患无穷。韩简是韩允中的儿子，并不是个太笨的人，也不缺少做节度使的必要条件。奏折中透出重重逼迫与杀机令室内空气似乎凝结了。

第二份奏折是西川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八天前写来的。黄景复向朝廷报告南诏聚集大军进犯西川。在争夺大渡河的战役中，唐军苦战几仗，虽然抵挡了一个多月，终因西川援军不至，寡不敌众而溃败，大渡河失守。南诏现已进逼成都，成都沦陷在即，军民告急。成都告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成都有可能守不住。成都守不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京畿长安西南屏障的垮塌。

第三份奏折是天德镇守一个月前写来的。报告西北的党项、回鹘大肆寇掠，唐军不敌，损失惨重，天德镇制有被消灭的危险。党项总是不肯臣服，从来是剽悍难驯，对唐王朝即使有短暂的恭谨，也不过是表面做戏，骨子里总想称霸一方。

第四份奏折是感化镇守五天前写来的。农民起义军烽烟四起，斩关夺粮，劫掠富豪之家，州县衙门束手无策，屡遭杀戮，徐州危在旦夕。感化军素无军纪，哗变生乱几乎是家常便饭，现在又遇到民众暴动，不知道局面会演变成什么混乱地步。

第五份奏折是商州刺史王枢二十天前写来的。由于朝廷拨付的军费开支迟迟不能到位，军中及衙门财政难以为继。发不出军饷，士兵和衙役往往开小差做小买卖，不正常出勤。王枢为了开源节支，于是将向农民收粮食兑付的价钱减少一半。不料这项措施引起民愤，老百姓冲进府衙用棍子将王枢痛打一顿，在群殴中，两名官吏被打死。

正在殿中人都默不作声的时候，突然，屋顶上一阵“骨碌咣当”之声。僖宗皱着眉头看了看身边站着的值班宦官，那宦官马上明白，一溜小跑出得殿门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那值班宦官回来了，低着头奏报：“启禀万岁，是屋脊上的神兽塑像被风吹掉下来了。”众人齐刷刷拿眼注视了那宦官片刻，然后又都不言语了。僖宗看了看奏折，看了看炉子，又看了看几位大臣，咳嗽了一下，怯生生地说：“众位爱卿，这些奏折已经积压了很长时间，你们倒是说说应该怎么办啊？这么多难事都堆过来，总要有



个对策啊。”

那朝堂上都坐了些什么重要人物呢？

这种场合的参加人一般都是宰相一级的人物。

按照唐朝制度规定，宰相权力分割在中书省、门下省及尚书省。中书省的最高长官称为中书令，其下设两个副手称作中书侍郎，再下设有七八位中书舍人，中书舍人负责拟定办文办事意见。门下省的最高长官称作侍中，设有两名副手称为侍郎，再下设有给事中若干人，给事中负责核对诏命的合规合理性，属于操盘手。尚书省最高长官称为尚书令，其下设有六部，各部最高长官称为尚书。中书、门下、尚书的建制合起来称为“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对拟决策的事拿主意，提出办理意见，呈皇帝同意后，形成敕命，送门下省复核，如无异议，则由尚书省的六部负责正式实施。当然，这其间，皇帝有否决权，门下省也有不同意的权力，尚书省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这是三省六部的日常职责和运作方式。唐朝在三省六部制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议事堂制度。议事堂是决策军国大事的正式机构，属于最高权力机关。所以，唐朝的决策方式还属于真正的“议”，议事有固定的场所和程序。议事场所即政事堂，政事堂分正堂和后院，正堂是宰相们集体办公和开会的地方，后院是秘书处办公起草文件的地方。到了中唐以后，议事堂制度稳定下来，其实是将三省的长官聚拢在一起，召开联席会议，是一种群策群力的工作制度。应该说这种工作制度既有民主也有集中，议事氛围比较宽松，最后形成的方案也多属于优化结果。如果不经政事堂讨论，皇帝自行决定发出的诏命是无效的。由此可见，唐朝决策程序有一定的科学性与严肃性，宰相具有很高的地位，皇帝只是决策程序中的一个环节。皇帝朝会文武大臣时，给宰相还设有座位和茶水，允许坐着议事，精神待遇和物质待遇都比较高。后来，宰相不仅仅指三省的正职长官，包括了六部长官以及诸如拥有参知政事、同平章事等头衔的人。如此环境下，不同意见一般可以允许发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议事者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唐朝在前半叶的辉煌发展与其较宽松的政治策略密不可分，其中，帝权与相权关系的处理比较成功，提高了整个中央政府的治理效率与决策质量。这个时期的治理制度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



的制度。

到了末唐，国家政治废弛，制度坠毁，皇帝昏庸，臣下党争。军政国家大事的决策程序也多被打乱，皇帝只与较为信得过的亲近臣僚议事，政事堂制度有名无实。既然是少数人在不正常的秩序下决策，自然容易被奸佞之徒钻空子，投机掌控朝廷权柄。晚唐之后朝廷政治还有两大特征，一是官僚之间的党争。不分青红皂白，政治理念和主张必须归属于某一党派，否则根本无法在朝中立足，也就是俗称的“站队”。派系集团之间争斗不已，根本无顾是非曲直，只有站对了队才有前途。二是宰相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争斗。宦官不仅能够假借皇帝发号施令，而且控制神策禁军几十年。宦官在外则以监军身份驻守各军队，具有直接奏报弹劾之权，很多时候比将帅的指挥权还大。成为分割朝廷政权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官僚集团的最大敌手之一。

隔着铜炉与皇帝对面坐着五位大臣，分别是中书侍郎崔彦昭，兵部侍郎郑畋，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左仆射王铎，右神策军中尉田令孜。

唐末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等三省最高长官多赐予强大藩镇的节度使，变成了一种荣誉性待遇。所以崔彦昭虽为侍郎，实乃当朝宰相，为百官之首。崔彦昭出自官宦世家，擅长经济财政，收支调度颇有方略。在他的管理下，府库多有余粮。崔彦昭曾在地方政府任职，具有基层治理经验。他还重视布施惠政，也就是搞了不少民生工程，因此深得民心。崔彦昭在儒学方面的造诣尤其精深，是个有学问修为的官员，为人正直有操守，行政秉公守法中规中矩。崔彦昭还是个大孝子，对老母亲十分孝顺，虽然位居高官，仍然周到侍奉，早请晚奉从不间断。晚唐像崔彦昭这样有大格局操守、以多维度修身的高官寥寥无几了。僖宗即位后提升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兼管财政。

郑畋也是出身官宦之家，才智聪明，清秀俊朗，一表人才，十八岁即考中进士，属于少年才俊。此人属于那种才华横溢但个性不群的人，更因父辈党争，遭遇父亲政敌排挤，一直外放地方做小官僚，多年受压抑不得志。然而郑畋颇有信念，见识高远，性格急躁且直率，敢于抗争，不善隐



忍。尽管历尽挫折，郑畋仍多次坚持上书自白，自我申辩具有清正干练之才，原意为国家效力。唉，没办法，有性格的人多数仕途不顺利。僖宗继位后郑畋才官至兵部侍郎。郑畋素与田令孜等宦官不和。

卢携祖上虽然未作高官，也算是世家门第。卢携虽然也是正式功名出身，但心术不正，喜好玩弄权术，特别善于辨识朝中势力分布，见风使舵，在派系斗争中灵活调整立场，热衷攀附权贵，结交宦官及强藩重镇，似乎在官场上很吃得开的样子。在争权夺利上卢携从来都是不遗余力，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在朝廷呼风唤雨，把持朝政多年。卢携与郑畋为政敌，分属不同派系集团。

王铎出自宰相之门，属于宦宦大族大户。他善长鉴别人物，选拔了不少有真才实学之人，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事干部。老王铎智虑周密，老谋深算，为国家建章立制，勤于忧劳国事。但此翁还有一个特点，注重自我奉养，生活奢华，很会消费。

田令孜本来是僖宗李俨为藩王时的小马坊使，是个官阶较低的太监，主要帮助李俨游戏作乐，百般弄巧迎合李俨心意，一直很受李俨宠爱。李俨当了皇帝后，将田令孜提拔为神策军中尉，大小事情基本都交给田令孜处理，皇帝还称呼田令孜为“阿父”。“阿父”相当于父亲，辈分与已故的老皇帝一样，何等荣宠，何等重要！田令孜虽然下面的“小头儿”没了，上面的大头却很发达，博览群书，诡计多端，喜欢揽权受贿，对不顺从的人决不手软，宰相以下百官都对他敬畏三分。

又沉默了几秒种后，终于有人打破了宁静。

中书侍郎崔彦昭庄重地说：“陛下，自安史之乱以来，不仅卢龙、魏博、成德这河朔三镇没有裁撤，其他藩镇反倒拥兵自重，增设不已，已成朝廷痼疾。契丹、党项、南诏、吐蕃离叛之心加剧，外患日甚，朝廷攘击无功，靡费军耗。濮州王仙芝贼首蛊惑民众，寇掠州府，深为民害。可谓多事之秋！繁务虽急，然而不可草率处置，需从长计议。”

崔彦昭开了个头儿，其他人也陆续发表意见。

“关东连年灾害，颗粒无收，百姓靠吃树皮和墙根土艰难度日。而州府衙门为征赋税，催迫甚急，寻常之家以至于破房拆屋，流离失所。近些



年，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虽然增设了征税管卡、增加了税目、提高了税率，非但没有缓解财政压力，反倒杀鸡取卵，百业凋敝。陛下新登大宝，应以收抚民心为要。现在徐州、商州民变，不过为抢粮果腹而已，请陛下对贼首授以官职，进行招抚，方可安抚骚乱”兵部侍郎郑畋目光炯炯地说。

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抬起眼皮扫了皇帝一眼，说：“陛下，民贼得寸进尺，赈济难填其腹。况且朝廷各地粮仓已多年不实，军中周转尚且不济，官府早就没有余粮。对闹事者应责令地方督抚镇压，杀一儆百，勿致各地效尤。”

左仆射王铎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陛下，方今圣朝财政空虚，军队散落藩镇，督抚各自以方镇为念，不为国家出力，朝命不达于京畿，圣恩难披四海。故才北有吐谷浑、党项、回鹘、契丹之乱，南有百越、南诏、吐蕃之侵。为今之计，当不惜财帛，遣干练能臣率军驰援西川，或可却南诏北侵之锐。”

皇帝眼睛一亮，问道：“当派何人赴川？”

卢携提了提肩膀回答：“陛下，天平节度使高骈有文韬武略，可担南征重任。”

右神策军中尉大宦官田令孜，不紧不慢地附和道：“卢大人所言极是。高骈此人颇有智略，堪当大任。不过对各藩镇不可掉以轻心，应该挑选干练内官充实监军职任，督责朝廷诏命。”

“陛下，藩镇飞扬跋扈，置朝廷敕命如儿戏，更有甚者父死子继，自行除代，虽说可恶，但已是常态。若遽然纠正恐生兵变，不如边安抚边收权。对河朔强镇，尤其需要慎重，应以安抚为主。对边鄙小镇，朝廷可选择文职出任节度使，逐步削弱其割据势力。至于内官出任监军的做法可以在藩镇沿袭，不宜在征战的边军中施行，专征之权当尽赋大将。”崔彦昭整了整衣襟，肃然说道。

田令孜斜了一眼崔彦昭，“哼”了一声，说道：“陛下，徐州、兖州、郓州、河南、河北一带，民变频仍，盗贼四起，应该高度重视，不可疏忽以酿成燎原大错。请责成兖州郓州两镇出兵协助感化军灭贼。”

崔彦昭看了看田令孜，嘴巴张了张，欲言又止。